

思考者三部曲 ①「散文」
卢年初◎著

旧事

故乡·草木人间
JUSHI

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事/卢年初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

2010.5(思考者三部曲)

ISBN 978-7-5006-9287-4

I. ①旧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2516号

作 者 卢年初
责任编辑 唐朝晖 于亚敏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社 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21号
邮 编 100708
网 址 www.cyp.com.cn
编辑部 010-64174917
营销部 010-57350370
印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规 格 630×1000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80千字
版 次 2010年7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00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,联系电话:010-57350335)

思考者三部曲 ①「散文」
卢年初◎著

旧事

故乡·草木人间
JUSHI



思考者三部曲 ①

JUSHI

旧事

文淡泊，意静远，平和中感悟生发，从容中透析着哲理。
思考者诗意地再现了村庄的诞生、繁衍和消失，研判人类与土地
的深刻渊源，笔墨间流淌着故乡草木气息。——林非

建议上架：文学 | 散文

ISBN 978-7-5006-9287-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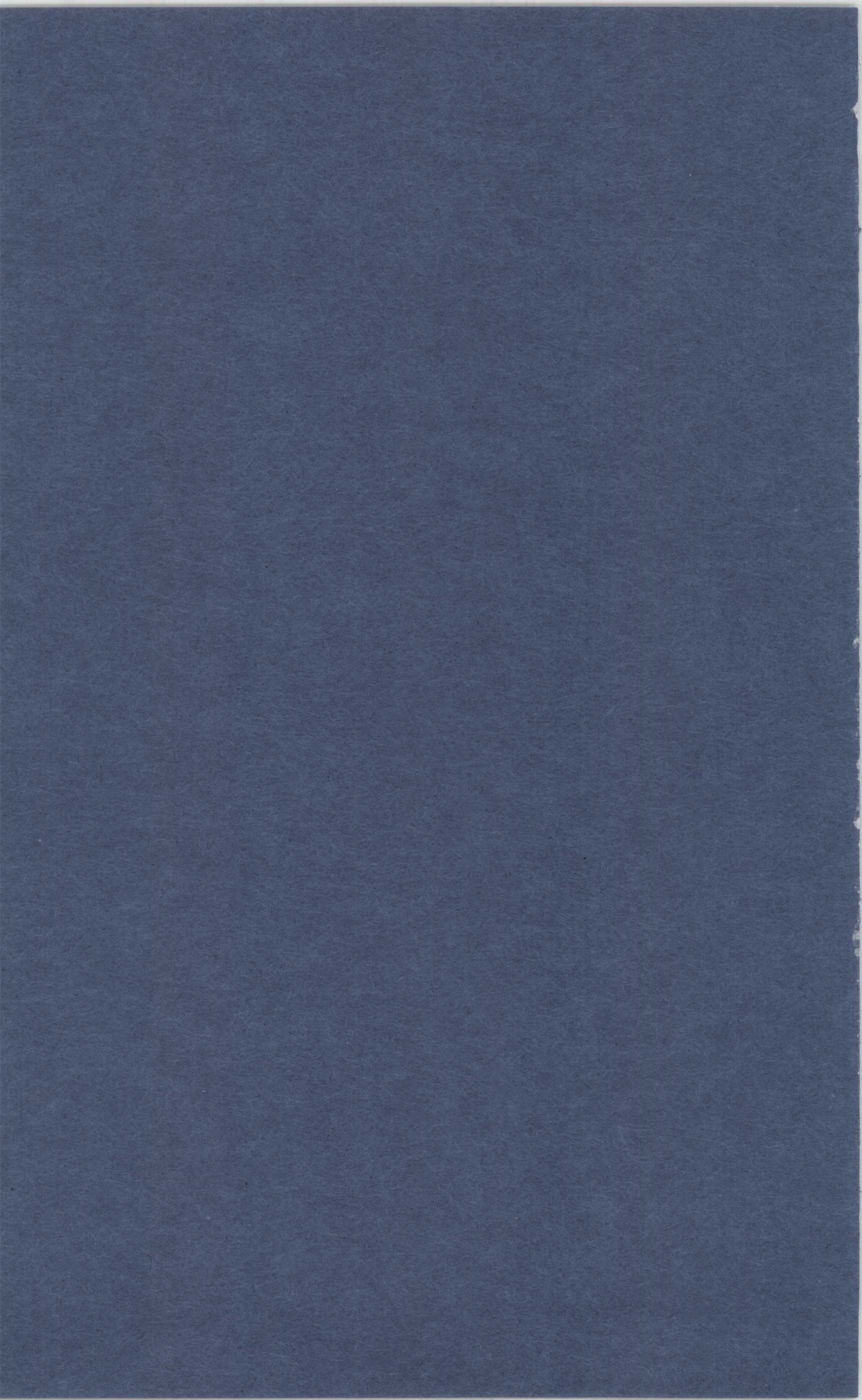
9 787500 692874 >

定价：29.00元

思考者三部曲 ①



卢年初◎著



旧事

JUSHI

故乡·草木人间

卢年初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城乡的巨大差距和发展机会的不均衡使许多农村青年梦想走出故乡，甚至把“离开村庄”当作一生中唯一要做的事情。

卢年初一直在为摆脱贫穷，改变乡音，甩掉农民身份而挣扎，而奋斗。但是，在逃离的路上，他发现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村庄都是永远撇不开的行囊。他的根在乡村的泥土和河流中，他的灵感和诗性、快乐和忧伤都与村庄有着最紧密的关系，乡村成为他永远走不出的宿命。

他怀着深情向乡村回望，关注那里的草木鱼虫，打捞出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：

在乡村的生死死中，看到生命的艰辛和沉重；在“把居住地当作远方”的快乐中，悟出朴素的哲学；在每一个村庄的言语和细节中，发现其独有的魅力；在乡村温暖的亲情中，获得精神滋养……

“故乡·草木人间”逐渐成为一种生命的自觉，也成就了卢年初散文独有的韵致。

推荐者：林非
(著名学者，中国散文学会会长)

旧事

JUSHI

以故乡为本体的写生散文。

文淡泊，意静远，平和中感悟生命，从容中透析哲理。思考者诗意地再现了村庄的诞生、繁衍和消失，研判人类与土地的深刻渊源，笔墨间流淌着故乡的草木气息。

晨曦初绽的田园山水画，缓缓开卷。以朴素温婉暖色开始，旧影像在时光跃动中时隐时现。

——记住源头，是生命的第一经典。

辑一	带着村庄上路 / 12
	鱼的故乡 / 15
	故乡的树 / 18
	木板桥 / 21
	行走的废墟 / 24

辑二	那是沅水 / 28
	村南一条河 / 31
	怀念队屋 / 34
	老屋 / 37
	夏天的禾场 / 40
	收割后的田野 / 43
	北拐那个地方 / 45

辑三	湖区的牛 / 50
	湖区的猫 / 53
	湖区的鱼 / 56
	怀念一条黑狗 / 59

辑四	村长的村庄 / 64
	驻队干部 / 68
	赤脚医生 / 72
	父亲与船 / 75
	向母亲致敬 / 78
	伯父在我们心中 / 84
	外婆 / 88
	干爹 / 93
	弹匠 / 97
	湖区人 / 101

目录
CONTENTS

辑五

从春天出发的食欲 / 106

恋爱中的村庄 / 111

乡里的年味 / 115

歌在村庄 / 119

观音瓷器 / 122

农家学堂 / 125

一张小课桌 / 129

敬畏劳动 / 133

亲近柴火 / 136

怀念稻草 / 139

辑七

在村庄的边缘怀想 / 164

村庄笔记 / 169

我们的村庄 / 175

水会记住水下的事 / 180

在村子里解词 / 183

辑六

牌匾 / 144

那个夏天随风而逝 / 147

别人的菜园 / 150

张家的院子 / 153

一个湖在岁月中老去 / 157

一双彩靴 / 160

辑
一

村庄

在路上

带着村庄上路

我那时以为这一生大概只会做一件事：离开村庄。

我并非在村庄里过得不愉快，那里的水土很适合我，只不过村里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把离开村庄当作出息，我只能有出息点。我选择一个夏天离开，那是一个炎热的晌午，人们都在打瞌睡，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，不要让他们以为我有什么留恋，以为我带走了村庄的什么东西，我走得要有出息，能留给他们的全留给他们。

后来我发现我是自欺欺人，路上累了歇脚的时候，把行囊打开，里面装的是一整个村庄。我很羞愧，我曾想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把它们抖掉，但人生这段漫长的路上，想要的东西还未得到时，拥有的东西无法舍弃。在县城读书，我不能舍弃我的贫穷。在寄宿的同学里，我的伙食比许多人都要差，一般我只买个小菜，另外吃自己带的家乡菜：咸鱼、坛坛菜、鲜辣椒。这几道菜都是干的，耐放，很下饭。肚子饿了，就用炒米茶充饥。炒米茶是母亲亲手做的，先炒米，炒黄豆，炒芝麻，炒熟后，用石磨磨成粉。只要用开水一冲，加点红糖，

很香。在我陶醉于母亲说的营养时，喝着麦乳精的同学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。在省城读书，我以为离村庄越来越远了，却又无法摆脱家乡话的困扰。我既说不好普通话，也说不好省城的方言。说普通话，边音和鼻音、卷舌音和非卷舌音分不清；说省城话，走在大街小巷，别人一听，都嗤之以鼻。我为企图抬高自己而装腔作势感到难受。我开始很少说话，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上品位地交谈，只有上厕所时，会冷不丁骂出一句家乡的脏话。在机关里办公，我摆脱不了家乡老土的做派。走路还没学会挺胸亮脖子，说话还没学会慢条斯理，办事还没学会大刀阔斧，我常常怀疑同事是不是私下里议论我是个乡巴佬。老乡来后，我打肿脸充胖子招待他们，我怕他们说小气，说我忘恩负义，我瞧不惯他们的心眼儿，同时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，我为此感到忧戚：难道真的就抛不开村庄了吗？

在我尽力掩藏村庄时，村庄却如影子一样照看我，照看着像我一样许多从村庄出来的人。我毕业后被安排到这座城市，得感谢利叔。利叔是我同村人，出来许多年了，混出了一点名堂，他常常为帮不了村庄而揪心，给我办事他找到了寄托，他说他不是在我，只是给村庄办了点事。在城里我单身了许久，和乡下女子相处惯了，和城里的姑娘总有点格格不入。后来我遇到一个叫莲的女子，她的一切都具有村庄的风韵。她不在乎我的家底，却看上了农家孩子的勤劳和朴实。接受她的爱情，我知道又等于接受了村庄的一笔恩惠。后来，我的继父、母亲跟着我进了城，开了一家土菜馆，贴补我的家用，曾经叫我害羞的家乡菜，全部端在了大桌上。家乡菜全部来自家乡，别有一番滋味。继父喜上眉梢地来回奔忙，有时难以应急，母亲会拿假土鸡冒充，算账时偷偷打点折。借助土菜馆，我发了一点小财，我真的离不开村庄了。我开始懂得，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，永远都是村庄的骄傲，也永远都是村庄的累赘；我们把她的善良播撒，也把她的丑陋翻新。

不知何时起，我开始把村庄像糖一样含在嘴里，稍不留神，香甜就脱口而出。我走到哪里，村庄都扑面而来。村庄的竹器、村庄的粮食、村庄的花卉，全都进了城，我感到这一切似乎都是跟着我进城的，这种感觉很亲切、很暖和、也很自得。我们这些从村庄出来的人，常常在一起聚会，在街道、在集市、在公园旁若无人地侃起村庄，就好像是在村庄的某个田亩说话，高昂铿锵。当人微言轻时，我们害怕提到村庄，怕由此引起人们的歧视；当功名趋盛时，又总期待他人提到村庄，让人知道我们付出过怎样的努力；当我们贫穷时，老为村庄感到羞涩；当我们富有时，又拿村庄来调味，我们永远在把村庄当作铺垫，当作背景。

总感觉对村庄有所亏欠，总是不想爽爽快快地承认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的灵魂在不断的拷问中，把名利修炼成淡、成轻，这时，我的村庄才真实地凸现出来。走吧，回吧，从村庄出来的人，常常希望回一趟村庄，回一趟家，干点什么，或者什么也不干。村庄最初不认识我们，但等我们一开口，就知道我们是谁了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我们毕竟赤身裸体地摸爬过，村庄还残留着我们的呼吸。其实正是我们想再次缩短和村庄的距离时，村庄似乎在一点点远去。村庄的风物，村人的思维，常让我们寡言少语，我们走近亲近，又走近了陌生。我们对村庄难以有什么回报，在那里久久徘徊，似乎还是在寻找什么东西。是因为过去我们带走太多，所以总认为取之不尽，我们走的时候，不是带走一把铁锹、一把斧子，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，我们带走的是别的东西，尽管两手空空，带的东西已经很多了，这似乎只有我才知道，而我又只有独自在夜晚书写文字时才真正知道。

而我那时疏忽了的是，我的文字又把村庄打扰了，我这后半生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要实现，那就是什么时候，要让村庄打个盹儿，我要带着我上路。

鱼的故乡

我们居住的地方曾是鱼生活过的地方。

这里曾是一个美丽的湖，有荷花，有水草，有芦苇，而更多的是那些自由欢畅的鱼儿。是什么时候，开始围湖造田，湖上的许多事物被另外的事物代替，一种花代替了另一种花，一种草代替了另一种草。只是鱼儿，一道横堤让它们远在他乡，把许多东西遗弃在这里。它们留下的那种缠绵的东西，我们称作淤泥。

我的父亲是个渔民。他曾经驾着船儿在这湖里漂荡，不管是水流的湍急、和缓，还是哪片水域生活什么样的鱼群，他都了如指掌，他的辛酸和欢快在湖里闪耀成粼粼波光。而现在，渔船已经搁浅，他拿起铁锹，拿起镰刀却不知走向何方。一眼望去，那里横卧着脱手落水的鱼钩，它安然的模样，像是举行过展览，鱼们一一参观提防。还有谁在渔船上做饭时丢弃的破罐，它没再装打鱼人的食粮，也许曾被哪条鱼儿当作幸福的巢。

我坐在一块岩石上。我的父亲走过来，仔细端详，说这岩石下